

# 文訊 WORD POWER

第十八期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 Issue No.18 December 2004

OFFICIAL LANGUAGES DIVISION, CIVIL SERVICE BUREAU

## \*\*\* 物換星移 \*\*\*

二千多年前，孔子望着黃河滾滾東去的流水，遂有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”之嘆（《論語·子罕》）。孔子以後，以有限與無限、瞬間與永恆相對照，了悟時光易逝、人生短促之理者，代不乏人。莊子以“白駒過隙”喻指人生短暫。在《蘭亭集序》中，王羲之嗟嘆樂終哀至、興盡悲來：“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間，已成陳迹”。蘇軾《前赤壁賦》則由憑弔江山興起人生如寄的感慨。

面對人生的有限和不可預知，如何超脫，遂成為歷代哲人學士探討的課題。儒家有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之論，提出仁人君子可藉着道德文章、治國偉業為後世傳頌而達至不朽。莊子提出世事以變幻為常態，在萬化遷流中，一切差別都是相對的、短暫的。因此，生死可以等同，壽夭可以齊一，只要順應自然，便能超越有限的存在。蘇軾在《前赤壁賦》同樣抒發樂觀曠達的思想；面對江上的清風明月，先有感於浪花淘盡英雄，生出“哀吾生之須臾，羨長江之無窮”的感喟，後化情以理：“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，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，自其不變者而觀之，則物與我皆無盡也”，引出“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與我為一”（《莊子·齊物論》）的哲理，道出只要順隨自然，活在當下，自能逍遙自適，無往而不自得。蘇軾瀟灑豁達的胸懷，固然源於吸收儒釋道思想的精髓，而與其一生都在精研《易經》也大有關係。

《易經》不但是我國最古老的經典，而且自古以來，歷代有識之士均推崇備至，尊為“羣經之首”。《易經》成書於西周前期，<sup>1</sup>最早用於占卜，但內容絕非僅僅教人消極的避凶趨吉，而是滿載積極的處世智慧。孔子嘗言：“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《易》，可以無大過矣”。<sup>2</sup>“易”字本身就有“變動不居”的意思，《易經》六十四卦，構成一個流動不居、互動不定的系統。<sup>3</sup>宇宙萬物，時刻變化，人事也是如此，所以說“變易”。然而，變化不息的宇宙，卻有其法則，井然有序，循環不已，有一定的規律可循，所以說“不易”。由於“不易”，人就能了解宇宙天地的法則，可以遵循。《易經》以簡單的陰陽符號與數字，闡述“變易”、“不易”之道。

“易道廣大，無所不包”（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），旁及天文、地理、道德、政治、文學、藝術等等，內中更蘊含豐富的人生哲理，引導人適應複雜多變的環境。六十四卦藏納着關於宇宙變化的訊息。各卦基本上都先講天地自然現象或規律，然後就與之相應的人事發表體會或議論，表明人處於天地之間，要效法、順應自然，因應自然界變化的規律，認識當前的處境，隨機應變。舉例來說，《易經》第一卦《乾》卦以變化莫測、隱現無常的龍，象徵事物在進取開拓過程中的變化和發展，<sup>4</sup>從“潛龍”到“亢龍”，層層推進，形象地展示了潛伏、顯現、成長、躍動、飛騰到滿盈六個階段的變化。“潛龍勿用”象徵力量薄弱的階段，得耐心積蓄能量，待時而動。“見龍在田”意謂潛藏的龍已經上升，出現在田野，喻指嶄露頭角，必有所為。“或躍在淵”的龍象徵進退有據，躍躍欲試的階段。“飛龍在天”象徵大展鴻圖的極盛時期。“亢龍有悔”意謂龍高飛窮極而終自懊悔，喻指物極必反，盛極而衰。

《乾》卦以龍作為喻象，旨在激勵人們效法“天”或“龍”的剛健精神，不斷努力進取，奮發向上。這也是《乾》卦《大象傳》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”的要旨。另一方面，飛騰到極限的龍會後悔，因為盈難以持久，滿則招損。《易經》的中心思想是中和之道，講究陰陽協調、剛柔相濟，多處表達陰陽剛柔之間相互調節或制約至為重要。

《易經》至今仍是令人嘆為觀止的奇書。先哲仰觀天文，俯察地理，探索宇宙人生必變、不變的規律，闡明人生知變應變的法則，傳達陰陽相對相補及“天理即人道”的天人合一思想，為後世學術思想起了導源作用。《易經》誠為我國傳統文化奠基之作。

<sup>1</sup> 西周時期約為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771年。

<sup>2</sup> 《論語·述而》。對於這一章的解讀，歷來仁見智，其中一解為“如果天假我年，或五年，或十年，沉潛於《易經》之中，那麼我庶幾可以無大過矣”。

<sup>3</sup> 《易經》包括本文與解說兩部分。本文稱作“經”，解說稱作“傳”。“經”由六十四卦與所附解說的“卦辭”、“爻辭”構成。

<sup>4</sup> “龍”是我國傳說中最受崇敬的神秘動物，能夠三棲，或潛於深淵，或行於陸地，也能騰空而飛。

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

《易經·系辭下》